

刻校
漢書評林

四十三

漢書門				
類	二	一	三	一
函	一	四	五	五
架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類	二	三	一	漢
冊	〇	九	九	書
架	架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2
冊數	50 (43)	
函號	279	6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

酷吏傳第六十

茅坤曰子按史記酷吏傳絕佳而漢書特本之其所稍異者漢書以張湯杜周多賢子孫故曲為獲之不以入酷吏故與史記原文稍為出入先後而田延年嚴延年尹賞以下則漢書自為事故漢書自為記和伯仲矣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

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自然是以

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

竊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

可振救也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師古曰言迫急也本做不除則其未難正

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師古曰媮苟且也言道德

者溺於職矣師古曰溺謂沉滯而不舉也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非虛

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珣而為樸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

黃震曰漢自高
帝以寬大立國
其大臣又相繼
以清淨為治至
於文景其民無
不樸與自重而
都乃獨先之以
巖其意若曰不
與強禦而已而
斬斬無餘味風
俗遂為一變未
幾寧成以陰刻
之資而劫之而
後周趙又乘多
事之衝而甚之

於是張湯王溫
舒輩一時相帥
皆務于酷忍故
謂都非酷吏自
也而酷吏實自
都始也傳之
酷吏之首庸何
辭
權德輿曰都為
中郎將活買姬
為濟南守誅豪
猾為中尉宗室
飲不敢近邊然
奴不敢私書不
且不敢寄堅剛忠
受請寄堅剛忠
純臨江之嫌首
坐異處有以見
漢氏之不綱也
班氏又因之善
善惡之義缺
矣至其述贊大
云引是非爭大
休又何補焉

偽而務敦厚也。瑯謂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其疏也而吏治

不在此。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

辱功臣。師古曰轢謂陵踐也音來的反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

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師古曰資材也而七國之亂發怒

於錯。錯卒被戮。其後有邳都甯成之倫。

邳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

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師古曰賈姬

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野彘入廁。上目都。師古曰動目以使者都不行。上欲

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

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

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

都。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師古曰閻音關二千石莫能

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閻氏首惡。餘皆股

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劾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師古曰言

猶如視。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

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

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居也。師古曰居

居而都掛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

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

擊之甚。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

書謝。上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

人間予臨江王。師古曰伺問諒而私與也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

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師古曰謂搆成其罪也都免歸家。

景帝廼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師古曰就家拜便道之官。師古

曰不令至。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邳都節。舉邊為引兵

闕陳謝也。

隆按史記原文
寶太后乃竟中
都去寶太后三
則中者何人
又去竟字似與
上文以危法中
都句无別

隆按都為守
一段應上陵其
長更句

茅坤曰盡法殘
人者必自殘成
戶自發見故得終
戶屬

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寶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審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必陵

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曰：揅，執持也。束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溼音千高。

反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

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

左右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安，左右京邑之中也。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郅

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

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

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如淳曰：以被重刑，將不復見收用也。師古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廼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師古曰：輒，解脫鉗而亡去也。傳，所以出關之符也。稱曰：仕

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廼貰贖陂田千

餘頃。師古曰：貰，賈取之也。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師古曰：假，謂雇賃也。數年會

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

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封為周陽侯。故因

氏焉。師古曰：遂改趙姓而為周陽也。由以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帝時，由

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

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

必夷其豪。師古曰：平除之。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

之治，汲黯為忤。師古曰：忤，意堅也。音章鼓反。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以文法傷害人也。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曰：茵，車中幕也。馮，車中所馮者也。言此二人皆下讓由，故同車之時，自處其偏側，不均敵也。馮，讀曰凭。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

隆按田千餘頃
產數千萬足上
其廉弗如句

士穆曰司馬安
不足言也予觀
汝長禮與大將
車九禮長揖承
相而責九卿矯
矯風力不肯為
人下至為周陽
由所抑何哉蓋
周陽由亡賴小
人其在二千石

列最爲驕暴凌
轢同車若死人
嵩汲蓋遠之非
畏之也
陰按議不受刑
議史記作義是

呂祖謙曰亞夫
真漢相也有曹
參丙吉之風

茅坤曰禹爲人
以下漢書稍稍
探史記張湯傳
內原文而增入
之有風采

隆按始條侯句
重提前語

隆按名爲平與
上稱其廉平句
相顧
茅坤曰幸而改
行得以壽終

隆按史記縱有
姊姁班史去姁
字則下文姁字
無根

隆按忽然捕入
寧成極狀其暴

公爭權相告言

師古曰勝屠姓也

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

殺而由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

吏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贅人也

師古曰贅讀曰郇扶風縣也音胎

以佐史補中都官

師古曰京師諸官爲

吏用廉爲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

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

深

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

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

勞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

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禹爲人廉福

師古曰福亦傲也讀

與倨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

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

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

孤立行一意而已見

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

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搜求也

嘗中廢已

爲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爲少府九卿酷急至晚

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爲平王溫舒等

後起治峻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諄亂有罪免歸後

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群盜縱

有姊以醫幸王太后

師古曰武帝母

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

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廼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

中郎

孟康曰姁縱姊名也師古曰姁音許于反

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

服虔曰敢行暴虐之政師古曰少溫籍言縣無逋事

師古曰逋亡也負也

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

后外孫修成子中

師古曰修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

上以爲能遷

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爲岸頭

侯甯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

師古曰公孫弘臣

而後敘縱破碎甯成之家以形縱之酷尤甚于成云

隆按史記重罪下有輕繫二字惟輕繫亦殺纒見其略

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肆郡國

出入關者李奇曰肆閱也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師古曰猛

獸產乳養護其子則博噬過常故以喻也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

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

皆奔亡師古曰孔子暴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

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師古曰平氏杜衍二縣名也遷為廷

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

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一

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械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

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悉殺之師古曰鞠窮也謂窮治也

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郡中不寒而栗猾

民佐吏為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今畏縱之嚴反為吏耳目助治公務以自效是時趙禹張

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

師尤甚廼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取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

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

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師古曰閭奉以嚴惡之故而見任用言時政尚急刻也縱廉其

治效鄧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

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含也苞舍在心以為過也至冬楊

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

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

詔書沮已成之事也師古曰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沮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閤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已而試縣

隆按縱為內史道不治與上官桀為姦令馬瘦其獲罪均也乃桀對曰聖體不安臣意不在馬帝喜而超用之而縱卒以此銜之而乘市帝何察子縱而昏于桀或縱蓋不及隆按張湯既不入帶吏傳不宣仍用後一歲張湯亦死句推埋許應元曰推埋

發冢也顏注恐非

一本豪下有築字

劉會孟曰此人即上十餘人百非即生陰重罪

亭長師古曰試補也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

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

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豪傑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也皆把其陰

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

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即有避回夷之亦

滅宗師古曰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

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

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

驛自河內至長安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部吏如居廣平時方

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

乃死家盡沒入償師古曰以滅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減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奏行不

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流十

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

之盜其頗不得失之場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

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其好

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

放河內師古曰放依也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作禍

用之師古曰此皆害者任河內則揚皆麻戊關中揚贛成信等師古曰此皆猜禍者

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及縱死張

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為

中尉為人少文居它恬恬不辯師古曰言為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恬音昏至

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

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師古曰鉅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

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溫舒多

詔善事有執者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

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舞文巧請下戶

茅坤曰義縱猶憚溫舒縱其虎而溫舒其猶也平隆接為人以下至末史記載揚僕傳中班史綴之于此是

盧壽治曰動字不如史記燕字

漢書卷九十一

去

之猾以動大豪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請謂

奏其治中尉如此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請謂

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於是中

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

吏多以權貴富師古曰謂權貴之家所擁佑故積受取致富者也温舒擊東越還議

有不中意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坐以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

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卒得數萬人作師古曰覆校脫漏未為卒者也

上說拜為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茲邪少禁坐法失

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孟康曰發兵伐大宛

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

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師古曰員騎騎之有正員也其時兩弟及兩

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

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温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

故為温舒死家索千金五也

尹齊東郡荏平人也師古曰荏音仕疑反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

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

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

輕齊木强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也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

能為治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獨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以故事多廢抵罪師古曰以職事多廢

故至於坐罪也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温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

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

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師古曰

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河南守掾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

以敢擊行師古曰果敢搏擊而行其治也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為能南

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

漢書卷九十一

七

隆按家直不滿五十金應上廉字

陰按傳侯酷吏惟能治放尹齊以敢擊行上一句又按史記上一句復為中尉一段

班氏移入本傳
是坤曰以下史
記原文所不載
而漢書以武帝
勅多麗辭故增
入陳仁子曰武帝
救實楊僕雖稱
快于一時而不
可為法于後世
字一本為上有朕

王維楨曰推此
五過皆非酷吏
事而班史叙之
蓋概僕之為人

將為其伐前勞師古曰伐謂矜恃也以書救責之曰將軍之功獨

有先破石門尋陘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古師

曰騫與騫同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古師

死人以為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古師

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尉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古師

援是二過也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士卒暴露連歲為朝

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

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黃印也

尉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師古曰內

妾也解謂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

對曰率數百孟康曰僕嘗為將請官蜀刀武庫日出兵而陽

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師古曰干犯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淳如

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細而不去蘭池宮在涇城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

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

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

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

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

咸宜楊人也師古曰咸音減省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

軍青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充見宣無害言上徵

為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

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師古曰詆詆也稱為敢決疑數

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為中尉而

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師古曰米鹽細雜也事小大皆關其手自

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

居官數年壹切為小治辯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

漢書卷九十一

隆按是時起至末是概論天下法愈密而盜愈多本史記楊僕傳語而班氏移入于此總結武帝時酷吏云

難以爲經師古曰經常也中廢爲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師古曰郿扶風縣也音媚闖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百皆姓也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具食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廼頗得其渠率

隆按此傳以後俱班氏所續亦多摹倣史記行文又按廣明傳只以殺伐爲治一句概其酷

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群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以郎爲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爲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明爲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師古曰陳留圍縣圍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番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

不害為當塗侯。德轅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

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

不貴矣。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今貴汝。謂賜之爵也。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

曰。用遺汝矣。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

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為太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

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

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為御

史大夫。以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

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

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引軍

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

為淮陽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陽陵縣。

隆按亦敢誅殺與前以殺伐為治句相應

一本為下有左字

嘗有酷烈聲而附此傳中何也延年決大議其明勇過儒不疑至於詐增儻直韓延壽比耳一本實下有其字

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

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鉏豪彊。姦邪

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

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

群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能以決疑定策

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

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師古曰。以數千萬錢為本。而貯此物也。昭帝大

行時。方上事暴起。師古曰。方上謂城中也。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用度未辦。延年奏

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

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

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儻。師古曰。一乘為一兩。儻謂

質之與。履直也。音子就反。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上年上簿

詐增儻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

王維楨曰次田廣明與大將軍之言洗發田子賓廢昌邑事極有生色

漢書卷九十一

十一

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延年抵日師古曰抵拒

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曰延年嘗給事莫府又為大將軍長史故云然也

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

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

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謂乞與之也乞音氣

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

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

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

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諫故不佑之田大

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

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齊舍偏祖

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勿死

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 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

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

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

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

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師古曰干犯也屬車

天子後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

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

是覆劾延年闕內罪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覆反也

反以此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

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劾霍

光擅廢立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好

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

呂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盧辯治曰嚴延年傳充拓而多頭緒茅坤曰大略與唐李勉之肅朝廷相類大將軍不以罪抑亦賢矣一本廢立下有王字

茅坤曰丞相尊而御史府次之

延年以兩府雖同日然御史書

先至遂詣御史府不詣丞相其

矯行好名如此

隆按先叙提時
弊為延年酷烈
起案

茅坤曰今之屬
吏往往揣摹上
所愛憎上下以
為輕重類如此

隆按貧弱雖陷
法一段文注從
太史公張湯楊
侯傳變來

呂祖謙曰班固
以敏捷精悍為
子貢冉有邪
劉知幾曰漢書
云延年精悍敏
捷子貢冉有不
能絕也夫以編
名酷吏列號屠
伯而較比孔門
達者豈其倫哉

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
 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法而撥亂也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為號者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師古曰牾音悟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師古曰放音悟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廼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師古曰在高氏前死吏皆股弁。師古曰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歛也。屏氣而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古曰師文而入之於罪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避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稽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悖。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曰論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廼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

漢書卷九十一

十一

取苑上觀下獲
則是探上意以
阿媚而已

唐順之曰叙得
奇

茅坤曰刻與忌
一派病根
唐順之曰叙延
年敗處與朱博
趙廣漢同

唐順之曰此等
類叙尤難
王慎中曰帝聞
其名酷乃止可
見當時之用刑
刻急皆臣下所

茅坤曰凡殘人
者雖親戚必相
猜而離

隆按道叙延年
母一段著其誅
戮為不枉云
又按馬不疑每
行縣錄囚多所
平反母喜笑為
飲食或亡所出
母怒為不食與
延年母相類蓋

觀下獲 應劭曰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不甚多殺
其犬之取苑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安殺

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

二周餘斃 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
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君國也 莠盛苗穢何可

不鉏也 師古曰莠稂穀所生
也苗粟苗也莠音誘 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

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鳳皇下上

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

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 師古曰此
接近也 心內不服河南界中

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

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

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 師
古

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 應劭曰符竹使符也賦在符節裏欲有所
拜召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也

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

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

反不能去邪又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 師古曰延年
察舉其獄史

舉人者矣 師古曰言已置被貶秩
後人舉敢復舉人乎 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

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

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

樂取告至長安 師古曰
取休假 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

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

結延年 師古曰結
正其罪也 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弄市初延年

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 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
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到雒陽

適見報囚 師古曰奏
報行決也 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

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

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

漢書卷九十一

西京有二賢母

隆按禮氏父早見錯之必危也亦與嚴氏母同

盧舜治曰書其子曰厲伯書其母曰萬石嚴嫗美刺不相掩凌迪知曰尹賞傳敘事著古道勁與王温舒傳齊名

唐順之曰連叙二事

茅坤曰以下提時弊

王維楨曰此一段儘力描寫其殘鸞處令人可涕

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罪。多刑殺人。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欲

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

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之盈反。謂延年天道神

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

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

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

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

嫗。師古曰一門之中五。二千石故總云萬石。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

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宜奏賞能治劇。徙為潁陽令。坐

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

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滅匿亡命。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

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

召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

受賊報仇。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賂報仇讎也。相與探丸為彈。師古曰為彈丸作赤黑白

三色。而共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

探取之也。師古曰其黨與有為吏及它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也。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

道。枹鼓不絕。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孚。其字從木。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

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

丈。致令辟為郭。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辟顯軌也。郭謂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本字。以大石覆其

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

人。師古曰五家為伍。伍人。各其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

承父母教命者。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持刀。兵

者。悉籍記之。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

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群

漢書卷九十一

十一

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師古曰置放也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

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與出瘞

寺門桓東如淳曰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

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楊著其姓名師古曰楊也椽也椽也椽也椽也

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

年場師古曰安猶焉也死謂尸也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師古曰諒信也葬字合韻

計隨輕點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賞其罪師古曰詭

令立功以自贖師古曰詭責也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

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

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

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

南山群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

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

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

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

慎母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

有治辦名

贊曰自邽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

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悞納

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時辯當否國家賴其

便趙禹据法守正師古曰據音據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

死後罔密事叢師古曰叢謂眾也滯以耗散九卿奉職救過不

給師古曰給供也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眾

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為儀表

呂祖謙曰此非獨尹賞之罪亦上以賞罰驅之也隆接班緣借賞自言以釋其所酷烈之故

隆按湯周兩人雖以子孫貴盛之故別為立傳而贊語一仍太史公之舊班史蓋有微意存焉馬永卿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之贖父罪故入列傳世之論者以請二人皆有以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

之忠班氏之意
欲以教後世人
子之孝

師古曰謂有儀
形可表明者
其汙者方昭教道壹切禁姦師古曰汙濁也亦質
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
不列於酷
吏之篇也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終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一

貨殖傳第六十一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

柝者師古曰卓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衆也柝音吐各反其爵祿奉

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

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

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澆沃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

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

械之資師古曰藿亂也即今之荻也械者器之總名也藿音桓亂音五宜反荻音敵所以養生送終

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

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章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豺獾未祭置網不

布於壅澤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

網也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隧師古曰隼亦鷂鳥即今所呼

為鵬者也月令孟秋之月鷹

茅坤曰此段建

議並本周禮所

不同

兩家詞旨所以

古制以經平財

班孟堅推本其

家貧而憤于世

太史公自傷其

論純正
貨殖而推本於
國家之經制所
見出太史公之
上一等矣
趙文華曰固贊
史遷述貨殖崇
執利而羞貧賤
已乃矯而爲此
論於平雖謂之
衡官司馬可也
隆按貨殖一也
太史公自傷其
家貧而憤于世
班孟堅推本其
古制以經平財
兩家詞旨所以
不同
茅坤曰此段建
議並本周禮所

載理財之事而
指次之者

乃祭鳥用始行戮弋繳射也。矰者弋之矢也。倮
隱徑道也。矰音曾。倮音奚。倮音遂。胡音胡。骨反。

山不矰。矰不伐天。

師古曰：桂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矰斫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槎音士牙反。

音五葛反。天

蝮魚。蝮卵。咸有常禁。

師古曰：蝮小蟲也。蝮鹿子也。卵全反。蝮音莫奚反。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孩

蟲毋麇。毋卵。蝮音弋

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

師古曰：蕃多也。阜盛也。

稽足功用。如此之備也。

師古曰：稽即蓄字。

然後四民因其土宜。

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

俱瞻。

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賤乏。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

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

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

四民不得雜處。

師古曰：管仲之書也。

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

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

穡於田。墾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

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視。故能各精其

事。不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

茅坤曰：以下入
管仲富齊初議

隆按：自起至此
言先王有定制
故財用足而敷
化與

茅坤曰：禮制亡
而費无經。而財
用以耗。而風俗
以壞。班椽已見
得大較如此

劉敞曰：園讀若
禦人於國東門
之禦

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

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

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

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

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

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

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

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

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弄本。

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

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

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

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

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

師古曰：園讀若禁守其人也。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

禁守其人也。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

禁守其人也。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

師古曰：園讀若禁守其人也。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

隆按以下三傳並史記原文

隆按史記清寡婦也多也字有無限意味

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頓用鹽鹽起

師古曰猗頓魯之翁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鹽音古

邯鄲郭縱以

鑄治成業與王者將富

師古曰將等也

烏氏贏畜牧

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贏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

及眾斥賣

師古曰畜牧蕃盛其

數多則出

求奇繪物閒獻戎王

師古曰避時之禁故伺間隙私遺戎王

戎王十

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筭故以山谷多少言之

始皇令贏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巴寡婦清

師古曰以其行潔故號曰清也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

師古

曰丹丹砂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

家亦不訾

師古曰言資財衆多無限數訾音子侈反

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

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

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

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好

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驪

孟康曰五十四也師古曰驪古蹄字

牛千蹏角

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也師古曰百

六十七頭牛則為蹄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也千足羊

曰凡言千足者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波

師古曰波讀曰破言有大波養魚一

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改其波字為皮又讀為披皆失之矣

山居千章之菽

孟康曰菽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

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菽即楸樹字也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

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

師古曰滎亦水名濟水所溢作也即今所謂滎

也陳夏千畝黍

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黍樹而取其汁夏音馥

齊魯千畝桑

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鐘之田

孟康曰一鐘受六斛四斗師古若千畝卮茜

孟康曰茜草卮子可用染也師古曰茜音千見反

隆按此段僅撮史記之要者而輻輳之茅坤曰此一段條利權與史記原文稍異只收盧舜治曰只收拾太史公山澤水陸天下每國所出及市肆所得餘皆屏之得裁剪法

隆按昌黎畫記
摹倣此體

千畦薑韭師古曰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

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

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通邑大都酷一歲千釀師古曰千

醢醬千瓊師古曰項長頸費也漿千儻孟康曰儻費也師古曰

儻音土屠牛羊斃千皮穀糴千鐘師古曰謂常薪粟千車

船長千丈師古曰總積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个

日輶車百乘師古曰輶車輕小之牛車千兩木器漆者千枚

銅器千鈞孟康曰三十斤為一鈞素木鐵器若卮茵千石孟康曰百

石素木馬蹏噉千師古曰噉口也蹏與口共千則為馬牛千足

羊斃千雙童手指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

者指千則八百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

千匹師古曰文縮也答布皮革千石孟康曰答布白疊也師

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白疊也答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

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

耳今西楚荆河之俗賣鹽鼓者鹽鼓各一斗則各為表而相隨焉此

千斤師古曰鮪海魚也鮪刀魚也飲而不食鮪鮪千鈞師古曰鮪

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鮪今之鮪魚也鮪音輒音普各反鮪音於業反鮪康

成以為鮪於室乾之非也鮪室乾之即鮪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鮪魚者是

也音居偃反秦始皇載鮪鮪臭則是鮪魚鮪栗千石者三之師古曰

耳而窮室乾者本不臭也鮪音滯北反

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旃席千具

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果實也子貸金錢千貫節駟儉孟

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僧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儉

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駟者其首率也駟音子朗反音工外反貪賈三

之廉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亦

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

隆按曰其人皆
與千戶侯等曰
亦比千乘之家
主意結在此二
句上

妻推輦行師古曰步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

處鼓萌師古曰縣名地理唯卓氏曰此地隘薄吾聞嶧山

志屬廣漢鼓音家

黃書卷九十一

隆按此後諸傳
並本史記原文
而每傳以程卓
既衰刁閒既衰
師史既衰等句
接下附見羅衰
姓書張長叔輩
則大漢以後班
史補之云
呂祖謙曰凡邪
臣之以貨事君
入於君者錙銖
而假君之裁入
於己者丘山矣
不惑哉觀羅衰
之事可以解其
蔽

之下沃墜。下有駿鴟。至死不饑。師古曰。駿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

大芋如蹲鴟也。民工作布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

憲。即鐵山鼓鑄。師古曰。運籌算。買滇蜀民。滇蜀之間也。滇音

丁賢。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魃結民。富將卓氏。師古曰。魃

也。言程鄭行買。求利於其人也。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衰。

皆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數

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嘗次如直。師古曰。其人

也。嘗次如直。自謂石氏之饒財也。直音側于反。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

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曰。謂王

權力。除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

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高賈之利。有游閒公

子之名。師古曰。閒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

贏得過當。喻於熾。熾。師古曰。熾讀為愈。愈勝也。熾細也。熾愛也。言

者也。熾與熾同。下云。家至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

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

父兄子弟。約。穎有拾。印。有取。師古曰。穎古俯字也。俯仰必

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師古曰。刁姓閒

之所愚。唯刁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

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

刁。孟康曰。刁閒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

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閒既衰。至成哀間。臨菑姓偉。

隆按孔氏雍容
於游閒公子之
名見之

吳京曰學莫先
於治生即治生
亦學也何必去
文學而趨利乎

訾五千萬 師古曰姓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 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 賈邾

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

久賈 師古曰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衝衢故其買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反 過邑

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 師古曰十千萬即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 薛子仲

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

利 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為官也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 師古曰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耳 秦之敗也

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害倉粟 師古曰取倉粟而害藏之也音工孝反 楚漢

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

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

爭取賤買任氏獨收貴 師古曰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唯上其美也 善富者

數世 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 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

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

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

羊萬粟以萬鍾計 師古曰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

萬之數每率舉萬鍾 而計之著其饒多也 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

旅齋子錢家 師古曰行者須齋糧而出於子錢家資之也或謂求假之也音吐得反 子錢家以為

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 師古曰貸謂假與之

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

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田牆田蘭韋家

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

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直氏長安丹王

君房鼓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 師古曰王君房寶丹資同高訾謂多資財 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

劉敞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柳能藏粟起富也隆拔大抵任氏得入棄我取之術是以致富又按此傳敘事錯綜文法變換

茅坤曰采史記
之事而變之文

呂祖謙曰名氏
見於傳者四十
人

劉會孟曰漢書
此等傳序甚嚴
正有本末一
子長然為子長
立言甚難
黃震曰此傳議
論正大可垂訓
萬世
茅坤曰班固識
太史公云序游
俠則退處士而
進奸雄故其所
指次諸游俠處
稍按太史公望
救于人多多積
激之詞班氏欲
歸之正故為探
本之論

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顯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此而富為州中第一也。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踰侈。質氏以酒削而鼎食。師古曰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主為酒。刷之去其垢穢更節令新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酒音先禮反削音先召反。羊胃以未椒薑粉之暴使燥是也。師古曰燻音似兼反。揚音蒲頤反。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閒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富。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掘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也。錢之屬也皆戲。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姓稽名發姓雍名樂成也稽音工而賭取財物。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反猶復齒列。師古曰身為罪惡尚復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二

游俠傳第六十二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君取狐白裘也而趙相虞卿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為范雎所殺卿救之也。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游談者

上維楨曰反正
指上文守職奉
上言
隆按此後收前
總論語有抑揚

隆按史記附錄
孟於宋家之後
班史僅分傳之
無改其故云
劉奉世曰飲字
常承不字言沒
非義也
隆按終身不見
足上惟恐見之
句止是虛此是
實

以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揜捉持也擊古手腕字也於是背公死

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

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

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

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

侯眾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

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備有

遇孟黷石乞以戈擊之斷髮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

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劍而死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

節探同於季路仇牧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

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舉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舉人也

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

細竊殺生之權其尊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温良泛愛振

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

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

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各有京師

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

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

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

所感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諸所嘗施唯恐見之

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

乘不過餉牛晉灼曰餉餉捉也餉牛小牛也師古專趨人之急

甚於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

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

王儂曰史記乘
傳車將至河南
班書誤以車字
為東字而將字
本方將之將非
將師之將也
士世貞曰周太
尉得劇孟喜若
降敵國然不聞
專定後有所薦
耳孟故引晦抑
或忌之耶
書一本孟喜間有
字

隆按解傳仍史
記文
溫字疑衍

王儂曰史記藏
命作盜則攻不
休及鑄錢掘冢
班史添一不字
更及字為乃字
如此
劉奉世曰劉攻
直謂攻奪則取
之耳何因知其
是穿窬也穿窬
而盜亦不甚豪
矣
隆按以上先提
解為人之概以
下方詳其事一
段叙逐段結構

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高買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

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懸反。至河南

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

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

家。而好博。多年少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

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

間。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閻氏。陳周膺亦以豪聞。師古曰。閻音開。

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

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母。辟陽翟屬潁川。陝即皆人姓名也。辟讀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

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

樂。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樂者。感意氣而立節樂也。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藉

友報仇。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臧命作姦。則攻

而盜也。則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不報仇則攻則鑄錢發冢也。不可勝數。適有

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

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為此名也。既已

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

云。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睚音崖。眦音齒。而少年慕其行。賦音漬。睚眦又音五解。士解反。解具在杜欽傳。

亦輒為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執。師古曰。負恃也。與人

飲。使之醺。非其任。彊灌之。師古曰。盡音曰。醺。其人飲而使盡。音乃彊灌之。故怨怒也。醺音子笑反。彊音

其兩。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

吾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

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

兒不直。遂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也。舉其姊子。取而葬之。諸公

漢書卷九十一

三

隆按此二段應
前以德報怨

隆按此段應前
不矜其功
茅坤曰以下與
史記原文稍後
先相亂
隆按此段應前
折節

隆按此段應前
厚施薄望

盧舜治曰請尉
史脫箕踞人踐
更及衛將軍為
言郭解家貧不
中徒應叙中權
行州邑力折公
侯句
李德裕曰帝王
之言不在援引
古今以飾雄辯
惟在簡而當理
如布衣權數語
足使邪人破膽
隆按此段應前
發於睡毗

一本無下少翁
二字

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皆避有一人獨箕踞
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
德不修也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彼何辜乃陰請尉史曰是人
吾所重至師古曰直當也更時脫之師古曰更更為驕每至直更數過
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恠之間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廼
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

邑中賢豪居閒以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閒為道地和輯之而不見許也客廼
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師古曰曲屈從其言解謂仇家吾聞洛
陽諸公在閒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

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
令洛陽豪居閒廼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解為人短小
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騎自隨也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師古

屬之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如淳曰事可為免

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然後廼敢嘗酒食諸公以

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
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滅亡命喜事少

將車來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師古曰中充也言
數也中音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
竹仲反

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言
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鬲之
師古曰鬲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鬲同

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
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知謂先相知邑人又殺楊季主季
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闕謂先相知上聞廼下吏捕解解

亡置其母家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
因出關師古曰出解於關也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
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

漢書卷九十二

四

隆按所殺皆在赦前應前若遇赦句
隆按此段應前少年為報仇不使知

王世貞曰傳所謂朱家郭解其人咸自負氣豪餘譽足以起海內死方北滅匈奴竟以俠敗子固惜且恨之
隆按此後諸傳並述史所自撰

茅坤曰萬章亦他表見特其節一節聲溢長安矣
盧舜治曰萬章傳爾雅之文

隆按章明於財之為禍矣迺席卒殺於豪俠也如味於保身何

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

郭解。生日。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

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

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

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舉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

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眾。而無足數者。然

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

中。師古曰。中讀皆曰仲。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音五奚反。東陽陳

君孺。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

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師古曰。佗姓佗名羽字公子。佗古他字。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

哉。此廼鄉者朱家所羞也。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長安熾盛。街闔各有豪

俠。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

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侯貴人爭欲

掛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

也。師古曰。更不以章自隨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

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賞

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

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

不能。有以安也。師古曰。言力不能救。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

氏反當以為福耶。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

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酒市趙君

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

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

茅坤曰護特一鄉愿耳而班椽以附之使非是又曰護選涉營亦不叙此史休也唐順之曰此傳直叙唐傳曰傳文壯健而精研班史如樓護一篇真可為瞻而不穢者

呂祖謙曰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為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

茅坤曰王商亦能如信陵君之待屠者朱亥耶而班史亦極力

臺高類史記

一本曹下有諸字

呂祖謙曰護之執呂寬鄉者朱家之所差故游俠漢之罪人也樓護游俠之罪人也隆按爵祿賂遺線手盡與上一月散百金之費相願

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宜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不相經過也。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譚也。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貸人令護監之。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

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任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掾曰。不肯彊諫。反兩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為之。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

隆按成都侯至
此形容盡得其
權心三句意
王維楨曰引呂
公一段見護
常依名節處

隆自縱不過沉
酒家輩振人不
膽而陰脫人於
厄也槩名曰俠
恐非其倫
茅坤曰唐人謂
王右丞詩中有
書子謂此傳文
然可觀
又曰宣帝忘執
而押故人陳遂
亦忘王公之執
而不失其故兩

得之矣
唐順之曰始終
與張疎相形
隆接篇中並叙
兩人探行總不
出廉儉自守放
從不拘二句
盧蘇治曰陳遵
非游俠也乃酒
俠爾首尾自照
應

茅坤曰以聲華
動中外如此

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
樽下。稱賤子。上壽師古曰言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
鄉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蘇林曰邑初護有故人呂
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媪同食。及護家居。妻

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
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
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
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

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
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
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遺書故有其字遂於
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
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

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
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並入公府。
公府掾史率皆贏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
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言每曹事數
廢。西曹以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侍曹輒詣寺舍。白
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
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
導師古曰優禮賢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廼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久之與扶風
相失師古曰意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
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
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
到遵門。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

王維慎曰上云
曹事數廢而此
以遵擊朋鴻有
功之故故用亦
字應之非前後
矛盾云

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
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師古曰霑溼叩頭
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廼令從後閣出去。師古曰以
開故從後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
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
臧去。以為榮。師古曰去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
在後。師古曰懷來也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
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
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為河南太
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
京師故人。遵馮几。師古曰馮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師古曰占
隱其辭以授吏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
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

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
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
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
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過寡婦左阿君。
置酒誦誦。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
臥。遵知飲酒飫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曰禮不入寡婦之門。
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汚印鞞。
師古曰此鞞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
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二
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叔德侯。後俱免官。以列
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
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
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

盧舜治曰張竦
亦至丹陽太守
緒一句貫前後脈

茅坤曰通篇賓客飲酒曰此箴陳仁子曰此箴本不足為諫無可取者然其曰處高臨深動常近危亦足為警陳連愛之特以適投其者酒之好耳至以張鍊之自約暨諸違之自恣劣彼優此終不如疎之屬論為正猶足自屬也

隆按此一段類太史公叙李廣程不識文法

呂祖謙曰張鍊作奏以媚王莽而適區區於末節所謂放飯流

繳而問無齒決也然其答陳遵之言實後進之藥石與馬伏波同功隆按遵以放恣終敗於酒宜矣而疎則若身自約束縛繩墨顧死於盜賊之手哉惜矣惜矣唐順之曰篇中牽連不絕茅坤曰涉傳以傾賓客為案原涉傳風神從太史公傳郭解來

劉敞曰史丹在成帝時為大夫將軍以光祿大夫寢病未嘗為大司徒又不到哀帝世此自原涉為大司徒然則

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肩師古曰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肩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

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東礙為甕所輻師古曰纆微井索輻為甕者也輻擊也言瓶忽懸礙不得下而為井甕所擊則破碎也甕音上絹反甕音丁浪反輻音雷諸家之說或以甕為甕或音衛又以甕為甕皆失

之甕反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自用如

此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音以鴟夷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音骨稽音雞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

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

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鍊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

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顧念也疎曰人

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

人俱客於池陽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疎為賊兵所殺李奇曰疎知有賊當去會反支

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鄧展曰颯音立單于欲脅誅遵遵

陳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

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父

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歛

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

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家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師古曰禮畢行喪終服也衣冠慕

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時年二十

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茂陵秦氏所

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殺

隆按涉之言
一一覆應上文

隆按涉自以為
三句以上起下
之詞
又按大治起家

舍伏後隨壞家
呂祖謙曰涉之
讓南陽賻送所
以成先人之名
孝之大者也而
反以為非孝不
亦悖乎卒之家
舍念修為尹公
所毀辱其先人
不孝莫甚焉傳
曰非是是非謂
之愚涉之謂也
隆按專以振施
貧窮句先虛言
之下文則其實

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

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鵑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

至茂陵為五陵失其本意。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闕門。

師古曰闕字與

實同音大千反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讎取

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

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廼慕宋伯姬

及陳孝婦。

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戍婦曰幸有

老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謹其父母將取

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不幸壹為盜

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賊所汚。遂行淫失。

師古曰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

此矣。

師古曰還讀曰涉自以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廼大治起家舍。周閭重門。

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涉

慕之。廼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人不肯從。謂之原

氏。費用皆叩富人長者。

師古曰叩然身衣服車馬纒具。

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

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

師古此里之

中宅上。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問以喪事。家無

所有。涉曰。但潔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

曰。人親臥地不取。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

所當得。涉廼側席而坐。

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今涉郵人之喪故側席。削牘為疏

也。疏音所慮反。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

師古曰飯音扶晚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晐皆會。

師古曰晐音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廼

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斂勞俵畢葬。

師古曰勞俵謂慰勉賓客

向言曰喪家
亦輕俠之徒

陸按與故人期
會伏後所與期
上冢者共說尹
公案

茅坤曰斫傷屠
者信有罪矣茂
陵令即遣吏迫
脅原涉欲殺之
漢時公權得至
此

一本屠爭間有
者字

茅坤曰以傾實
客得解重禍

陸按復服與肉
祖相顧

又按本云太伯
弟而加同母二
字者為下文無
驚耶夫人地也

王纒曰涉性
略似郭解一段
虛叙厚補

一本士死倒

也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

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臯過數上聞王莽數

取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為卿府掾史欲以避客

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已為中郎後

免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

毆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

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

公新視事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真為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

欲以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

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

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

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辜於君威

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初

涉與新豐富人耶太伯為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

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

且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

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臯惡暴著主上

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君必得

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為真令

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

游公家游公母即耶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

驚耶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涉性略

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睚眦於塵中

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

士死可用莽廼召見責以臯惡赦貴師古曰貴謂寬其罪拜鎮戎大

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耶縣諸假號起兵攻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二終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三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

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古師

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貝帶古師

說亦如行者之有關津鳥也駿音峻驥音儀說在司馬相如傳古師

傳脂粉化閔籍之屬也

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官者則

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也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嫣音偃

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

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

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柁侯金賞

師古曰柁音丁護反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

不篤師古曰不耳不能大厚也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

黃震曰此傳立名極佳謂佞而見幸也贊稱愛之適足以害之一語尤切万世而下幸之與見幸者皆足以戒矣

隆按此序與史記前同後異又按先絕述鄧通諸人於序中而後各為傳分疏之與儒林循吏傳同例若籍孺閔孺周仁以下則僅於叙中附其梗概云

隆按鄧通趙談
韓嫣李延年四
傳本史記原文
稍益損之

隆按史記自求
此作目求更勝

劉放曰積前後
賞賜盈鉅萬者
以十數耳不謂
一賜則鉅萬也
隆按不能有所
騰與上不好外

交相顧
王楬曰史謂鄧
通不能薦達通
何者而實以薦
達之事蓋漢世
士大夫率貴於
薦士所以司馬
遷被刑之後任
安責以古賢士
薦士之義云

王慎中曰景帝
能不改父之臣
縱有過尚或諒
之矧自慚其齷
齷之難色也而
遂羅織其罪乎

隆按竟不得名
一錢與其富如

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卽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爲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爲其小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濯。音直。孝反。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

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也。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寢寐之寤也。未央殿西。南有漸臺。覺音工。孝反。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師古曰。默而視。之求所夢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

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間如通家游戲。師古曰。間。謂投隙私行。不公顯也。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

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鑿夷曰道。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自。免。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師古曰。齧。齧也。齧出其膿。血齧音仕。客反。

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爲名。徼者取徼遮之義也。徼音工。鈞。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也。其罪狀。竟案盡沒入之。通家

尚負責數鉅萬。師古曰。積其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官數鉅萬。故云吏輒隨沒入之耳。長公主賜鄧通。師古曰。卽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

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師古曰。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此所謂不得名一錢。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此相顧寄死人
家應前餓死句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

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
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
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師古曰言以故益尊貴

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始時嫣常與上共臥起江都
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遲通未行師古曰已稱

未出也而天子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
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嫣驅

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爵
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繇此銜嫣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

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
遂死嫣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

楊慎曰碑字自
為句道未行甚
明一本通作這

為辰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師古曰雒大司馬車騎

將軍自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延年

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女弟得幸於上號

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
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

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
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將

韓嫣師古曰久之延年第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
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

氏外戚之家也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

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

隆接通鑑考異
是後李廣利尚
為將帥蓋止誅
延年及弟季妻
子耳
又按此後語傳
並班史所自撰
茅坤曰篇中摹
寫常與史遷傳

李斯所附見趙高者略相似

唐順之曰木朽蠹生

隆按顯為人一段虛叙為綱下文指其實而應之為目

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師古曰禮刑人不在君側故曰應古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

隆按叙望之而下五人皆不得其死見顯深賊睚眦處盧舜治曰民歌之一段立長安謠案

隆按此後每段起語如曰顯見為奉世父子為公卿曰顯內自知擅權曰顯開衆人匈匈皆先舉寫其心事而後叙之更覺明徹又按叙顯始也長奉世之執而為遂既也銜遂之怨而廢野王見其深賊睚眦

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辜房捐之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辜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反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問言事且聞遂言顯顯權天子太怒罷遂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

漢書卷九十三 按幸

一本信作言
隆按叙顯故投
節見其巧慧處
茅坤曰即趙高
指為馬故智而
其設詐以籠絡
人生更過之

一本學用賞賜
張時微曰王鳳
殺王章衆庶冤
之而杜欽說鳳
以舉直言極諫

石顯殺備望之
人言洵而薦
貢禹歷位九卿
深自結納人將
曰風也方舉忠
直而忍於殺章
顯也方親者宿
而忍於殺望之
無亦二子者有
以自取乎是肆
惡者鳳與顯也
而成其惡者欽
與禹也卒之主
威不立泰阿倒
持莽襲餘孽遂
以亡漢欽也真
也其罪可勝誅
哉
隆按叙顯薦貢
以惡人言一節
見其巧慧處
又按結處一
了前案

此廼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
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
已廼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
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
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
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
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
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
眾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
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
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皆一萬萬師古曰賂遺
謂百官羣下
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師古曰顯古諫字
諛謗也音所諫反已病之是時

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
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
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
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
猶言末時也
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功元帝崩成帝初卽
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
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
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
曰懣音悶諸所交結
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
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
與陳實無賈師古曰賈
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為黃門
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

一本託下有太

字
茅坤曰長以媚
天子立趙后故
得傾貴已而亦
以此結之所謂
悖而入悖而出
信夫

隆按將叙長奸
邪先以多畜妻
妾二句發端云

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后及帝。帝嘉長義。拜為
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
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
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廼追
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
罷弊海內。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罷
徙之家。各還本處。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
至策。民以康寧。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
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累鉅萬。
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
處長定宮。而后姊嬖為龍須思侯夫人。晉灼曰。嬖音靡。寡居。長與
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
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上。

茅坤曰王莽以
曲陽侯根之病
且沒而且疑長
之寵當次之矣
故中傷之抑豈
知長之當就國
也復從紅陽侯
耶一著為付胎
耶大抵自古寵
臣之蒙禍極其
巧幻非人所能
測

立以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媢
易無不言。師古曰。媢。髮汗也。易
輕也。易音戈。鼓反。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
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
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
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嬖。受長定宮賂遺。莽侍
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
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白謂常輔政。故豫言
某人為某官。某人主某事。具言其舉過。根
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
曰。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對
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長舅之妻也。上
車當於異處。便於前。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
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
上廼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宮使親密。師古
曰。言

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
及帝若立趙飛燕之類

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

六

二句來

隆按凡曰皆不
比鄧通曰賞賜
擬鄧通曰其愛
幸瑤韓嫣曰其
愛幸不及富平
疾張放比擬文
法本太史公酷
吏傳其治效到
都等句變化來
又按一傳已了
復提始長數句
是掉尾語
茅坤曰賢之以
少年而被主上
之寵自古所死
及其受禍亦自

古所无天道如
此
盧舜治曰初叙
其寵賜之過再
叙其封錫之殊
三叙其在丁傳
之右伴人主之
權已而王則免
論之太后則免
之莽則風孔光
奏之叙事頗未
略做霍光傳
隆按先虛叙賢
被帝寵愛之盛
復舉斷喪一節
以實之

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

子融從長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長以珍寶因融重遺

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

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

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官師古曰傳古侮字謀立左皇后舉

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古

者其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

十人莽遂代根為大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

酺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舉莽復殺之徙其家屬歸故郡始長以

外親親近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

為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

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宮官二歲餘賢傳漏

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

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

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候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

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

左右旬月間賞賜象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

寢偏籍上師古曰籍謂身臥其上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廼斷

褻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

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

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若吏妻子居官

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

風以配椒房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云椒風昭儀及賢與妻旦夕

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

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為

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相當也。皆階天子之制度者也。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師古曰：檻謂軒闕之板也。綈，厚繒也。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廼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押。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縫之以黃金爲鏤，要以下玉。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爲襦，如鎧狀，連爲押，至足亦縫以黃金爲鏤。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剛之柏也。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爲微道。周垣數里。門闕罍罍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廼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

隆按將叙下詔封賢爲侯而先之曰上欲侯而賢代明爲大司馬而先之曰上欲侯而明如此先提綴然後叙事次第井然

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滯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鑿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闕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宜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師古曰：親，音許羽反。而宜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與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即哀帝母。將軍位尊任重。既不

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又不深疾雲宏之

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師古曰以君上為非懷此心也反痛恨雲等揚

言為羣下所究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師古曰見天子也

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蓋君親

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將為逆亂也是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

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季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

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鳩之公羊傳曰季子殺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

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

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朕閱將軍陷於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

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此謂比周也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

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師古曰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

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曰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其上票騎將軍印綬

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册曰朕承天

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古師

曰辟君也元戎大衆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

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將為命以兵為威可不慎與是

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

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

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

請寵在丁傅之右矣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

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

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廼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

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

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

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

廼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廼出拜謁送迎甚謹

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

陰按特下年二十二為後大將軍年少張本

陰按寵在丁傅之右與前兩家先貴句相顧

茅坤曰夷狄且訝之而况朝廷之中外乎

茅坤曰孔光之附賢處班掾描畫甚工

隆按曰寵在丁
傅之右矣曰繇
是權與人主伴
矣用冷語結構

為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伴矣。是時成帝外家
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
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
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為中常侍。閔妻父蕭咸。前
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賢
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
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册文
言允執其中。此廼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
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
庶人。蓋咸自謂閔性有
知略。聞咸言。心亦悟。廼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
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
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
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閔兄弟侍
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
酒在體中。從容視賢笑曰。

隆按此段以允
執其中堯禪舜
二句聯絡相應

徐中行曰閔言
正當耿介可謂
鳳鳴朝陽

隆按後漢王閔
傳哀帝臨崩以
賢授黃門郎
無妄以予人時
國無嗣立內外
悚懼閔白太后
請奪之即帶劍
至宣德殿舉手
此賢曰宮車宴
受恩深重當府
伏號泣何事以
持賢授知閔必
死乃跪授賢綬
壯之其事班固
不載
王維續曰以太

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廼高皇帝天下。非陛
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
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
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
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
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
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
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
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賢不知
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册
賢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元元蒙辜。夫三公
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為大司馬。不合眾心。
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

后指以太后詔
兩用以字當玩
隆按前日拜請
迎送賢者光也
今日承莽風旨
奏賢者亦光也
班史並次之以
著其姦邪變幻
之態如此

隆按一了結
前案

茅坤曰詔之此
舉亦孔浚車意
也漢武帝以為
長者而莽獨忌
而按誅之
一本大上有而
字
隆按班史雅重
閣諫特為綴其
終事於尾云
陰接蕭戚外孫
戚前閱妻父蕭
又按非獨女德
二句本太史公
非獨女色媚而
士宦亦有之二
句變化來

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
棺至獄診視。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也。診。驗也。音診。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賢。名也。

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家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效也。不。異。王。制。也。

者禮。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受賜不拜。辜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

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師古曰。以。沙。塗。之。而。又。形。畫。也。四時

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師古曰。以。棺。也。棺。音。工。喚。反。

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
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
謹鄉。其第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幾。讀。曰。冀。縣官斥賣董
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師古曰。羸。露。形。也。音。郎。果。反。

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

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辜擊殺詡。詡子浮。建

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闕。王莽時為牧守。

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

之閭。闕修善謹。救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闕子

補吏。至墨綬卒官。蕭戚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澤也。非獨女德。蓋亦有

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

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

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
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
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敎。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
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請。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

隆按歸結各在
親便嬖所任非
仁賢二句上

居北宮。哀皇后。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

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三終

